

平泰尔·蒂博尔 (*Pintér Tibor*)

匈牙利和欧盟的关系



匈牙利自2004年以来作为欧盟成员国汲取经验。本报告研究匈牙利在这一段时期与其地区和发达国家相比的整体经济表现。此外, 本论文还研究了国家以此发挥的越来越多的作用、对外贸易和吸引资本的趋势, 其对本国的影响、未来的进步和发展的机会等。

《经济文献杂志》(JEL) 编码: F15、H60、P16

关键词: 一体化、模式转变、对外贸易

匈牙利加入欧盟的主要先例

匈牙利与欧盟(及其前身)的关系已有相当长期的历史。十五年多来, 我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一员, 而在此之前的十五年建立和稳固交往以及入盟谈判的阶段。本论文的目的并不是描述和分析正式一体化的步骤, 而是说明一时期双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及其趋势。尽管本论文中会提到一些官方政治文件, 但是更注重描述一些长期趋势。

尽管我们认为, 匈牙利从文化角度看是欧洲的内在部分, 但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和特殊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原因, 许多人认为匈牙利与欧洲的一体化是一种新的再统一和回归的过程。这无疑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社会, 经济和政治层面的集团的实现 (Balázs, 2003)。同时, 在入盟过程中, 要保留的一种几乎是外围的状态, 因此形成和维持了一种适合中心的分工模式。回顾

平泰尔·蒂博尔博士 (Dr. Pintér Tibor PhD) 助教授, 布达佩斯经济大学贸易、餐饮和旅游学院 (Pinter.Tibor@uni-bge.hu)

过去和分析全球趋势后,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Bogár, 2006)。在经济学思考中,只有最近几年才认识到,需要找到一个长期的社会经济平衡(György, 2017),可能需要采用一些既是新的又是旧的,但运作良好的经济政策方案(Tatay, 2017),但到目前为止,都加上了玩世不恭的标记(例如,“损害经济学”)。显而易见,对任何地域实体首要的是平衡全球化对国家组织和民族国家的负面影响(Somogyi, 2015)。同时,由于明确成功的危机管理和经济政策实践以及一系列干预措施,匈牙利的经济政策也已成为国际上的参考点(Matolcsy、Palotai, 2018)。

就入盟历史而言,匈牙利加入欧盟道路的特点是,其所确定的最重要的目标和要完成的任务包括政治主权,经济政策干预以及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建设。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匈牙利和波兰与欧盟的前身机构,即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建立了制度化交往(Losoncz, 2011)。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合称:V4)尽管没有同时开始入盟谈判且并没有同样的前景,于2004年5月1日同时加入了欧盟。在政治变革之后,V4国家当中,匈牙利和波兰处于接近欧盟进程的前沿。在前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提交了正式加入欧盟的申请。于2004年,在所谓的东部扩大进程中,八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以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两个同盟的岛国加入了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是在东部扩大的进程中,于2007年加入了欧盟,因而欧盟有了27个成员国。克罗地亚在2013年加入欧盟不再是东部扩大的部分,它是第一个所谓的西巴尔干国家加入了欧盟。与此相比克罗地亚在经济史上的发展道路非常相似的,而且同时也遭受了南斯拉夫战争的严重影响。虽然我们可以说,一方面,匈牙利周期性地偏离了该地区的一般发展道路(Oblath, 2014),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可以发现内部发展矛盾,但是上述的12个国家是值得对比匈牙利表现的国家。

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国家(但并非2004年加入欧盟的所有国家)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始于1998年。当时开启了31个谈判章节,谈判均是双边的。值得强调的是,对于匈牙利来说,农业是个关键的问题,而且在谈判过程中,与德国的双边交往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冲突(Hettyey, 2018)。在加入欧盟的进程中,谈判对匈牙利政府造成了重大的立法任务,主要是把国家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融合。可以强调的是,匈牙利已经在2004年成为了欧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少是在经济关系和经济金融法律体系方面看,2004年可视为一种行政时限(Lentner, 2016)。

东部扩大进程的简短介绍突出表明,早在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匈牙利和欧盟的关系缺乏信任度。欧盟并没有看重匈牙利与欧盟建立的关系比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更早,更积极。在入盟谈判末期,匈牙利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了,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为我们作为欧盟成员国在2010年后所经历的惊人冲突的先行者。

欧盟一体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对于区域经济联盟发展的文献认为,加入某种特定的整合形式有着多种优势和推动动力。在最低级的关税同盟的一体化的形式情况下(欧盟的关税公约同盟处于更高层次),该一体化实体的内部市场很明显地与其他国家的分离,这将对消费者,甚至对生产者产生了积极影响(Palánkai等,2011)此外,成功运行的一体化的方面可能使成员国发展程度趋平(Palánkai,2010)。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已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所以科学分析报告往往出现一些特意为测量这些复杂的一体化过程而开发的指标(Bache等,2011)。这些指标涉及到有关国家或一组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体化(Ágh,2012)。

普遍经济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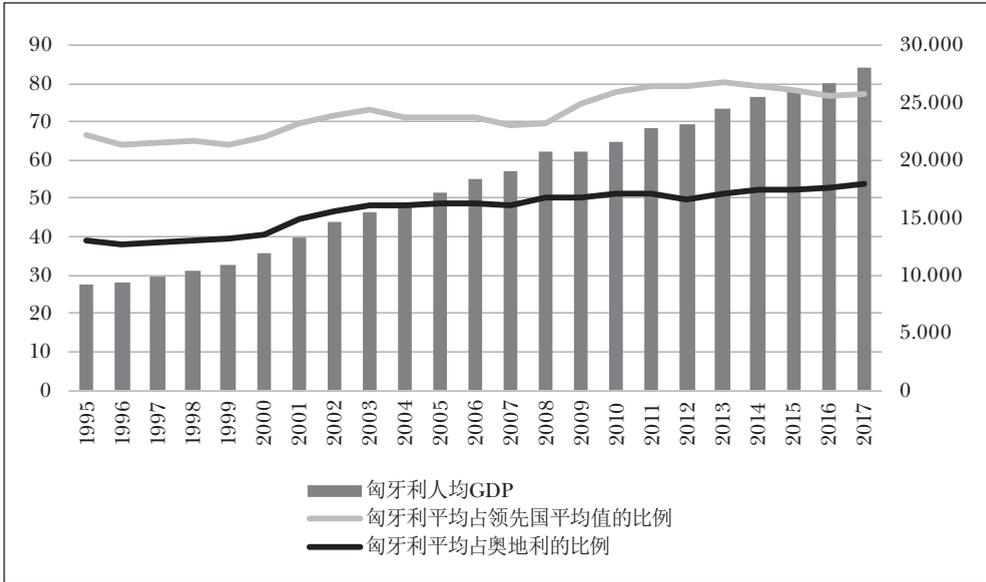
包括匈牙利在内的,2004年后加入欧盟的所有成员国,跟踪本国与认为发达的西欧国家相比的福利水平发展过程极为重要。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早一些加入欧盟成员国基本上的积极经历,以及对于所谓的转型危机后追赶上信心的支持。此外,可以清楚地证明,在二十世纪,与奥地利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已经成为可接受的和传统的方式(Tomka,2011)。

我国表现与一个或多个具体参考值进行比较或以具体价值描述方式也可以用来说明匈牙利国民经济福利性能。图1、显示的是在1995年和2017年之间,匈牙利基于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以及奥地利和2004年后加入欧盟的11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领先的国家(领先的国家是指,基于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人均GDP变化如何。左轴显示当年百分比值,而右轴显示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显然,人均GDP没有稳步增长,但直到2006年为止几乎是同样活跃地增长,随后在2013年、2014年和2017年有着显著的增长。与奥地利相比,我国从不到44%能发展到近55%的水平,但只能从长期趋势角度上看赶上当前的区域领先国。2003-2004年左右(即加入欧盟的时候),这种势头破裂了,而且在2013年后,这一比较中也没有明显改善。

以下图表显示经济业绩与在内部社会和财政预算政策有关产生的影响,其中的“平均值”意思是在2004年及以后加入了欧盟的,与匈牙利具有相同发展历史特征的(包括匈牙利在内的)11个国家为基准,而指标用于显示这些国家平均值的相对位置。2018年的数值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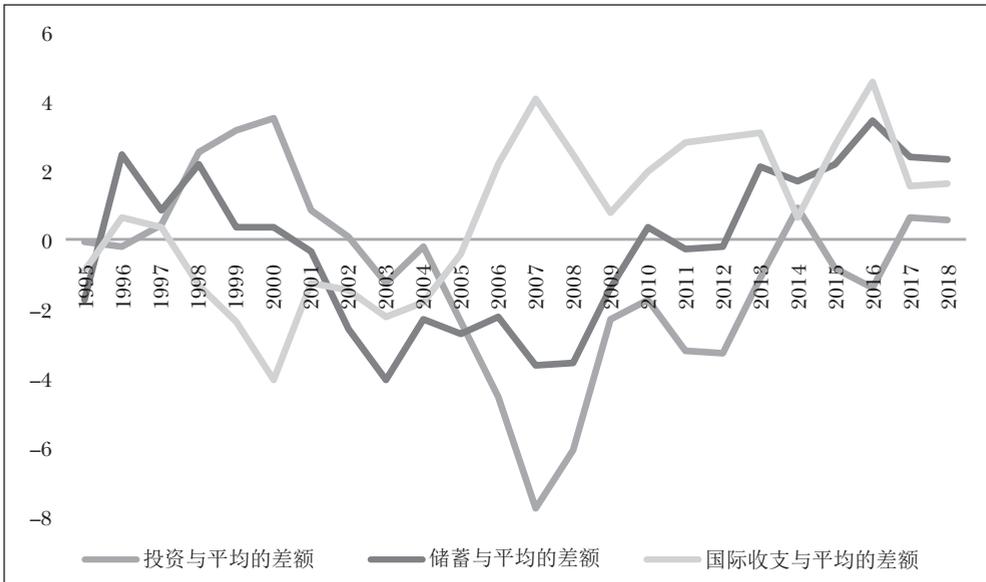
由于匈牙利社会和经济在某些时期表现不佳或超过区域平均水平,所以图2、上的价值0值发挥重要作用。在2005年,国际收支差额出现了强劲的积极发展,随后匈牙利与GDP的余额跟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有相对高的盈余。然而,就投资而言,正好在2004年后出现了强烈的跌幅,并且只有在2014年以及2017年之后才出现积极的,业绩表现优于平均水平的范围。相对储蓄的地位在2001年前和2010年后才是积极的。三个指标只有几年,譬如2017年和2018年才达到了积极领域。

图1、匈牙利基于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和匈牙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奥地利和地区领先国的比例(1995-2007年)



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图2、匈牙利相对于该地区国家的投资价值、国民储蓄和国际收支差额(1995-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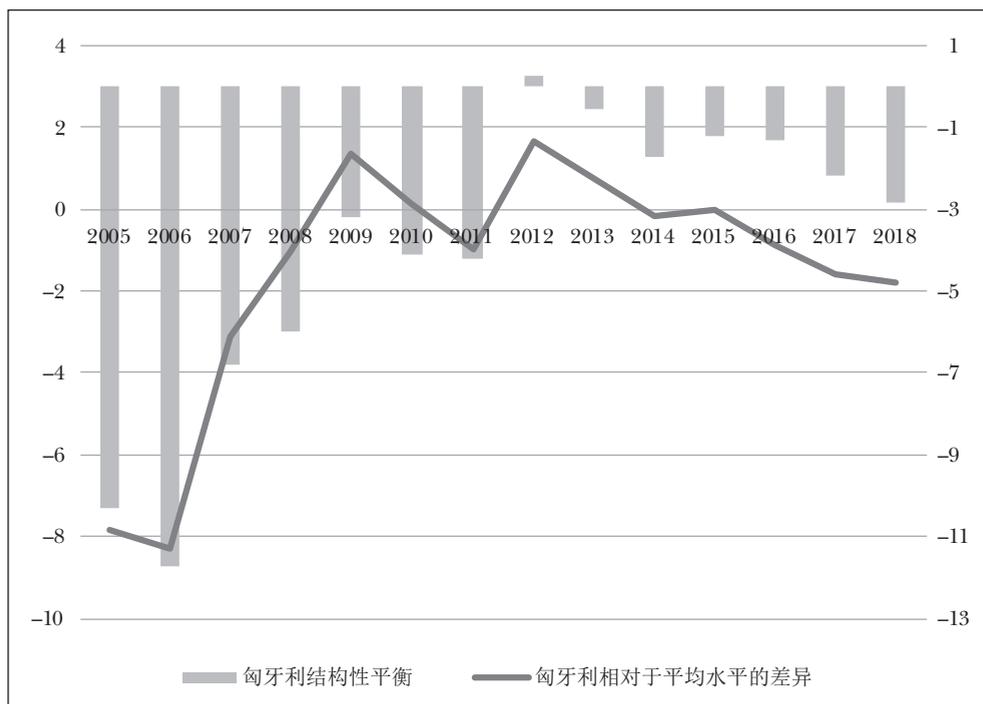


来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的数据自行编辑

显示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包括资本外逃和其它交易）地位的最重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与国际收支差额的比例。可以说，与所有基准点相比，我们目前处于整个时期最佳地位。2016年，我们的国际收支差额比欧元区至少高出2个百分点，而比维谢格拉德或本地区其他国家高出4个百分点。从这方面看，欧盟成员国身份可能对这些趋势产生积极影响。我们认为，后者结果是我们加入欧盟后最大的宏观经济成就，特别是在2010年后。当然，这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走弱的福林带来的结果。此外，当然，我们也提请注意，即在当今高度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可能将国际收支差额的顺差视为特定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真正储蓄。另一方面，也值得指出，在这个指标中，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内部组织的资源流动占多大比例。

图3、显示匈牙利结构平衡的绝对和相对位置。由于可查获的数据受限，所以只能显示2005年至2018年的数据，因此只能分析匈牙利加入欧盟后的形势。右轴表明，结构平衡只有在2012年才有顺差，而从那时起，逆差并不算太大。非常强烈的相对负面情况只持续到2007年（见左轴得数值），而且在2008年之后，与区域平均值相比，匈牙利平衡产生了较小正向和负向的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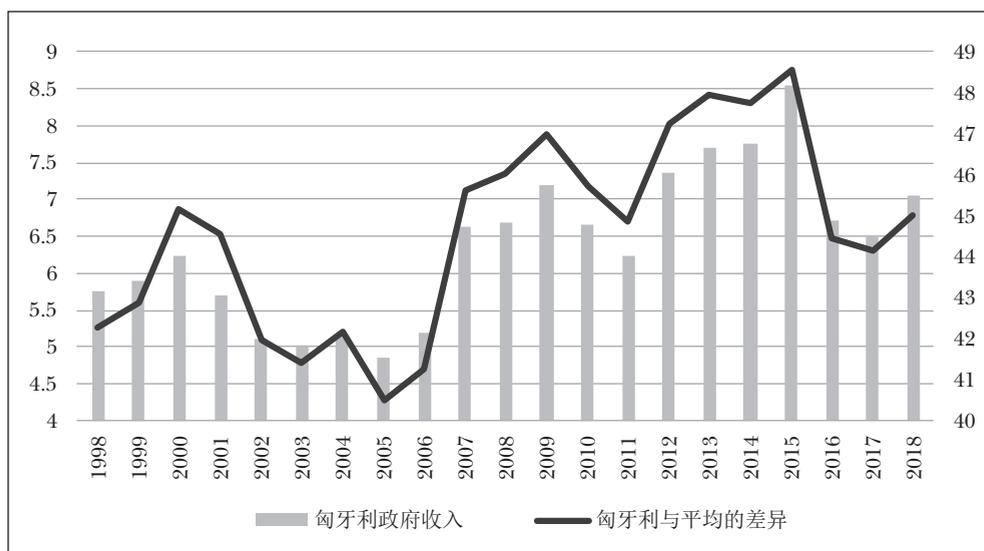
图3、匈牙利结构性平衡按GDP的百分比显示的，相对于本地区各国的平均水平的发展（2005-2018年）



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的数据自行编辑

图4、显示了结构性平衡的一个要素，即政府收入。在所调查的每一年中，政府收入都超过了GDP的40%，甚至在2015年超过了GDP的48%。研究这种情况，会觉得非常有趣：从左轴的数值可以看到，匈牙利国家预算每年集中地收入比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平均值更多。2004年到2005年，呈下降趋势，但加入欧盟后的几年中，两个指标的价值都持续增长，几乎整个所调查的期间都一起变动。这种增长可以视为以国家发挥积极作用为基础的，成功模式转变的一个证据（Kolozi等，2018）。

图4、匈牙利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变更和与本地区平均值的偏差（1998-2018年）



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的数据自行编辑

不幸的是，匈牙利经济从业者和匈牙利社会正好在加入欧盟后失去了其本地区中的领先地位。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国家对欧盟不信任和失望，而且在2005年前后，一系列极为不利的经济政策决策使匈牙利的局势恶化。财政政策一体化和国际收支差额的有利变化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改善，我们希望大幅减少债务和超过本地区有可能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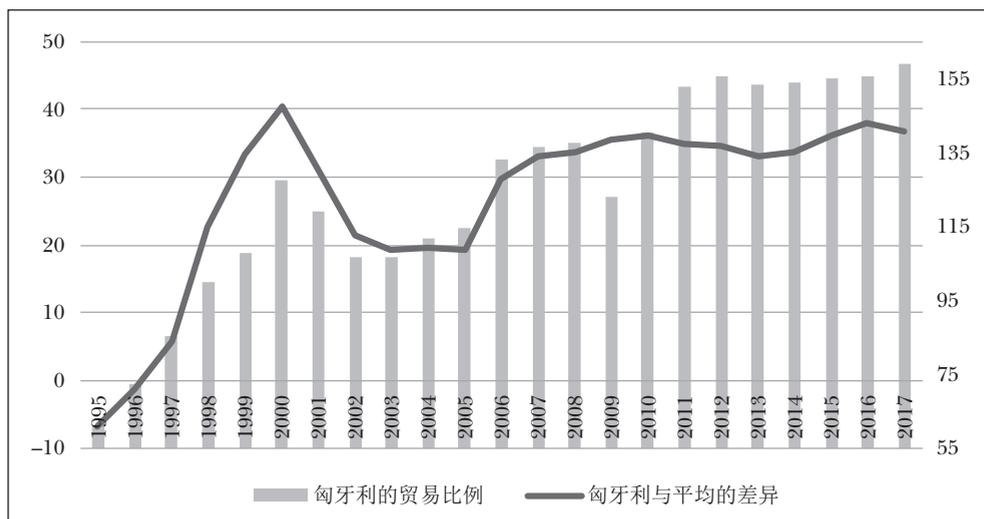
对外贸易

根据匈牙利的外贸导向，我们研究，匈牙利的进出口与欧盟的关联程度如何。考察趋势，我们区分与新旧欧盟成员的贸易往来，因为主要以加入欧盟的15个成员国的交往可以描述一体化的程度。就1991年以来欧盟成员国、中东欧国家

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向匈牙利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分布而言,可以说,几乎整个时期是西欧进口的份额最大。然而,新欧盟成员国也越来越多地出口到我国市场(Pintér, 2018)。

图5、从更高的参考点说明贸易对匈牙利的的作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所谓贸易比率指的是将进出口年度总值与国家的GDP进行比较。总的来说,较小国家的指数较高,因为较小的内部市场的作用被外国部门抵消。从图表的右轴可以看到,最初对外贸易额占GDP的75-95%,而且经稳步增长,这一数值现已上升至140%以上。因此匈牙利在欧盟排在前几位,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价值则同样高。在2004年加入欧盟,明确活跃了对外贸易份额的上涨,从那时起,再也没有降到110%以下。根据该图的左轴,这个数值比本区域的平均值高30-40个百分点。考虑到只有罗马尼亚和波兰的人口比匈牙利人口大得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匈牙利这个地区受到了外贸趋势不成比例地影响。

图5、匈牙利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与本地区平均值的偏差(1995-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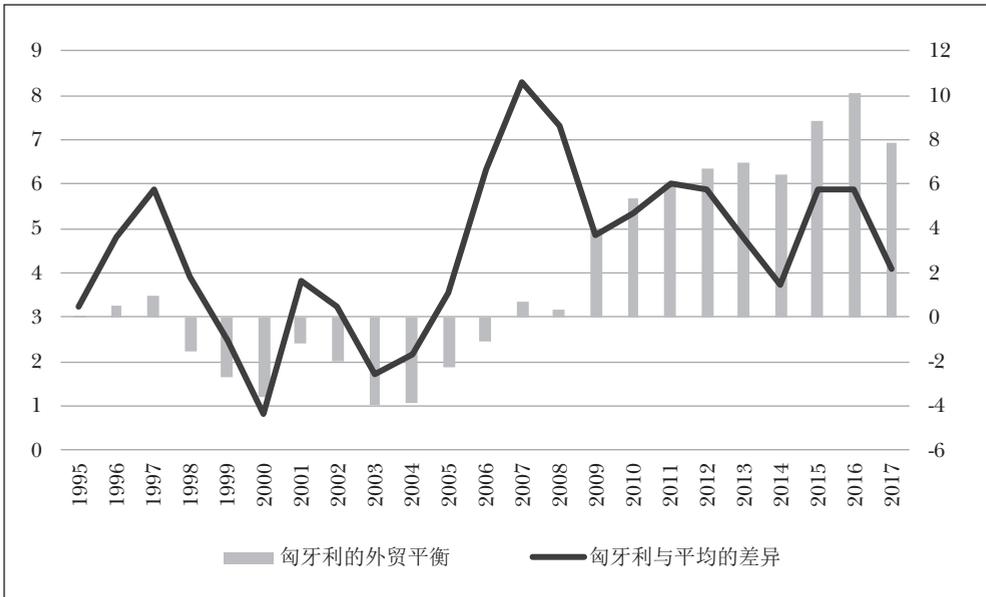


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但是,根据图5、对于外贸指数的进出口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比例我们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这种不足通过图6、补偿。图6、显示匈牙利外贸平衡占GDP比例变化如何。当进口超过出口时,指标为负的,有逆差,而有时也有顺差。

外贸平衡占GDP百分比的变动可以右轴了解到。自2009年开始显示强劲盈余,除了2014年之外,这种发展速度在2010年之后也没有减缓。从这种趋势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对外贸易份额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并能成功地用它创造了具有稳定外贸盈余的平衡。当然,这并没有显著降低匈牙利经济表现取决于外

图6、匈牙利对外贸易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和与本地区平均值的偏差 (1995-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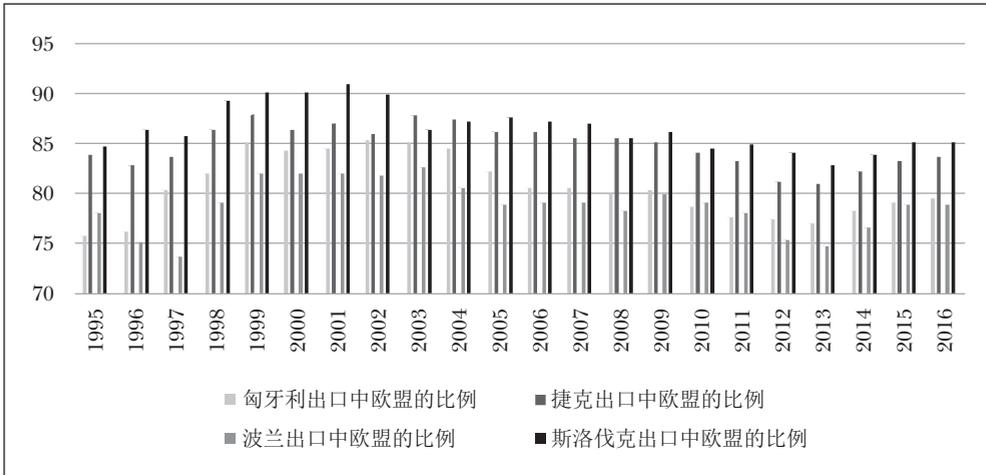
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贸市场表现的风险。这种风险敞口对一个地理区域是很明显的, 所以需要对外贸易进行强有力的多样化支持。

就理论而言, 一些一体化理论为了表示一体化程度而确定了一些阈值百分比。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无论是从进口还是出口角度来看, 匈牙利一直是欧盟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的论文中, 鲍兰考伊·蒂博尔(Palánkai, 2010)指出, 当内部贸易超过GDP总量的10%时, 一体化超过最低依赖阈值。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更高的百分比, 所以可以说, 匈牙利已经深深融入了欧盟市场, 我们也通过了依赖阈值。事实证实, 匈牙利是在全球比较中也算个开放的经济体,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这种程度具有其优势和劣势。

通过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外贸数据), 图7、图8、和图9更好地说明了匈牙利对外贸易结构更深层次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图中, 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基准。图7、显示欧盟在V4国家出口中的份额。很明显, 虽然百分比存在一些差异, 但每个国家的出口总额中欧盟至少达到70%。斯洛伐克的百分比在所调查的似乎每年最高, 有时还超过90%, 而波兰的最低。匈牙利的数值在75%和85%之间, 因此介于波兰和斯洛伐克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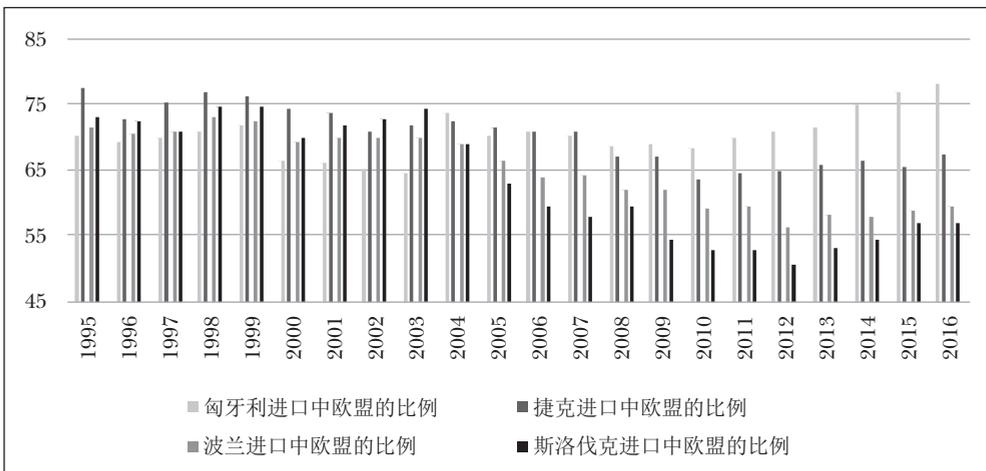
图7、欧盟在维谢格拉德国家出口中的份额（1995-2016年）



来源：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自行编辑

如果我们研究欧盟在进口中的份额，我们可以指出更大的差异（图8、）。在加入欧盟之前的几年，这几个国家中欧盟进口的比例基本上相同，但在2004年后，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发展路径。近年来，欧盟在斯洛伐克进口中的比例仅50-55%，而波兰进口中的比例仍然低于60%。就捷克而言，这个路径稳定，但在匈牙利的情况下，在2010年后，从欧盟的进口大幅度增长并在2016年达到整个时期的最高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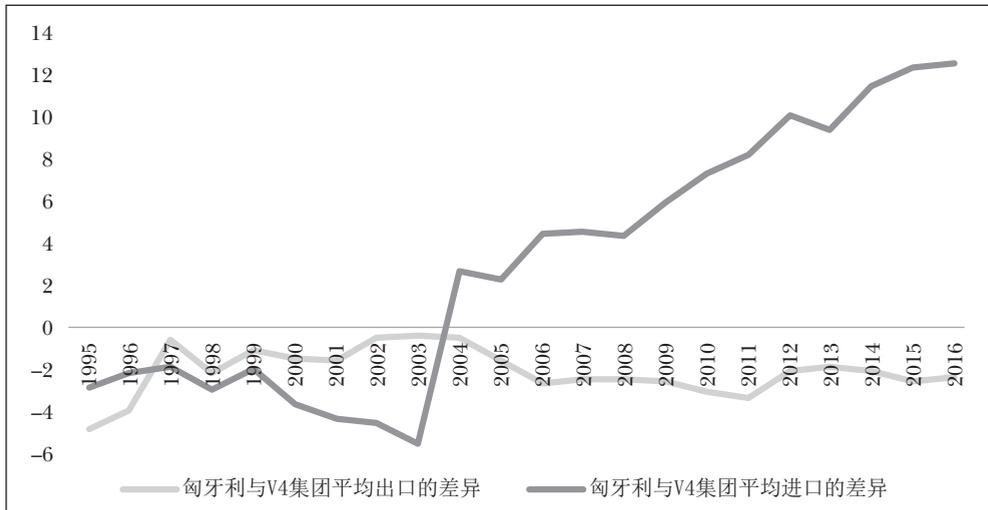
图8、欧盟在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进口中的份额（1995-2016年）



来源：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自行编辑

在图9、中, 我们试图确定匈牙利与欧盟的, 与V4国家相比的外贸形势。可以清楚地看到, 欧盟在匈牙利进口中的作用正好在2004年后增加, 而且与本地区平均值的相对偏差也是这时候变为正值。匈牙利在欧盟进口方面的相对敞口风险直到2013年明显增长, 而在出口方面稍微低于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的平均水平。匈牙利是该地区各国当中最大快速改善外贸平衡的国家之一。解释这令人惊讶的趋势的可能是欧盟以外的, 额外的出口市场推动匈牙利达到这个地位。然而, 我国经济发展导致欧盟进口大幅增长, 但在2009年后, 也仍然能以出口增长来抵消。总体而言, 匈牙利对欧盟的贸易敞口并不显著高于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 但不能质疑的是, 从贸易角度看, 这几个国家在商业意义上是欧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融入程度相当高, 在商业中可以说, 欧盟占有的比例过高, 因此可能产生更高层次的商业和外贸多样化需求。

图9、匈牙利对欧盟进出口与维谢格拉德国家平均水平的差异 (百分点, 1995-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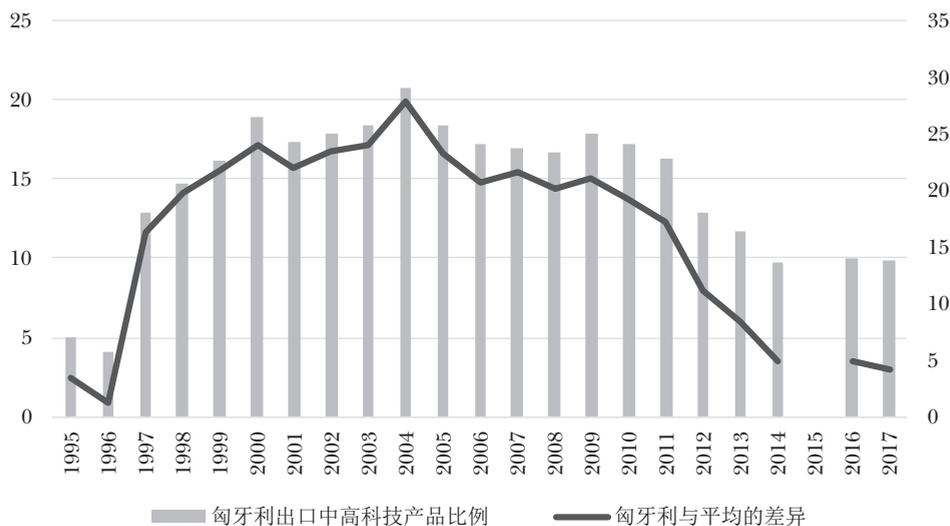
来源: 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WITS) 数据自行编辑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出口来研究匈牙利经济的整合, 很明显地看到,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匈牙利出口的商品和服务目的市场为欧盟成员国。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2004年有一种停顿, 因为本地区各国的比例显著下降, 而我们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是由一种周期性波动决定的 (Pintér, 2018)。非欧盟国家稳定的20-25%的份额表明, 与欧盟经济的结合过于成功, 因此匈牙利外贸市场没有健康的多元化机制。由于紧随在最近的严重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以及随后欧洲和欧盟是世界主要地区当中受到经济冲击最大的区域, 所以匈牙利需要在更高的程度上以多样化手段进行对外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的经济治理互联以及欧盟的或多或少同步化的增长周期 (在某些年份, 一个国家只能产生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2-3

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差距，而不是总是向上）基础上我们预测，我国的外贸模式将需要更加积极的经济政策干预措施，而且本地区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研究对外贸易的质量及其与全球化的强烈融合时，还需要提到，生产出口的产品类型如何。世界银行将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的份额视为一种发展指标。该指标表明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据推测，高附加值，知识和开发密集型产品可以提高这个类别的价值。图10、的长条图和右轴显示，匈牙利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份额通常至少达15%，但有些年份高达30%。2004年是最高峰，而正好在加入欧盟后，价值降至20%左右，而且在2012年后以5个百分点再下降。但是，本地区（共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总是低于匈牙利的。在2004年，我国以20个百分点超过了地区平均水平，而到2017年的时候，这个盈余降低，低于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本地区其他国家已经走上了“追赶”的道路，同时也可以产生对吸引和发展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资本流入国家的需求。

图10、匈牙利出口中高科技产品份额，以及与本地区国家平均比例的差异（1995-2017年）



备注：2015年没有公布数据

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根据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研究相结合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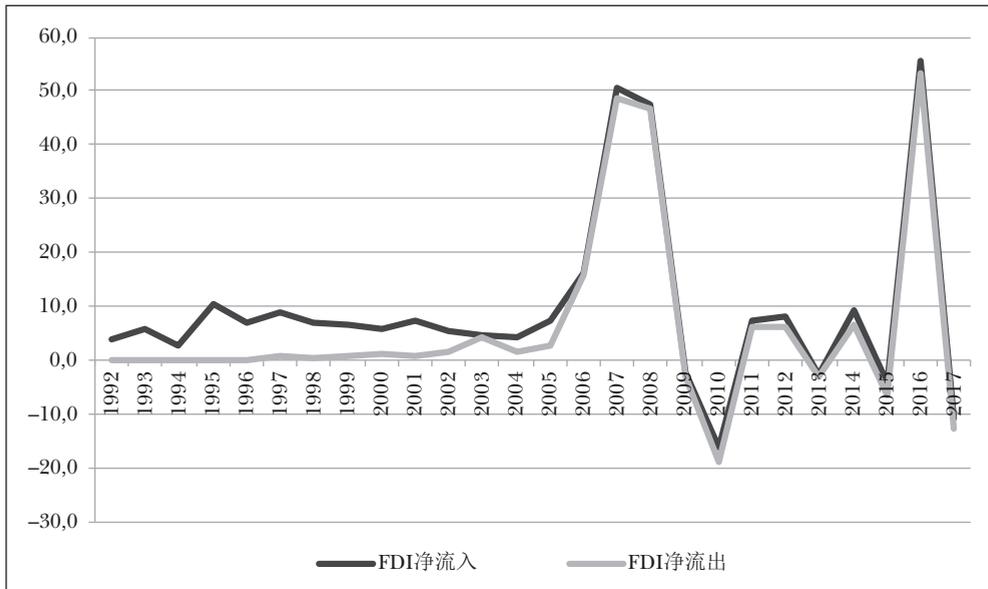
匈牙利对外国营运资本全球流动的融入程度也可以视为融入欧盟的指标。匈牙利主要是资本进口国，因此值得研究在这里投资资本的国家。我们资本出口的方向

和目的, 我们的意图与欧盟扩大战略是否相结合或者出口目的国的发达程度是否是同样的等等, 这些也都是有趣的问题。

图11、显示的是FDI流量。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现的大于100%的数值和负值。这是因为, 例如在2009年和2010年资本流入实现了显著的负余额, 也就是说, 由于金融危机而从匈牙利撤出了资本。而欧盟在某些情况下超过100%的份额表明, 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在2008年)出现负流入同时, 欧盟仍实现正流入。所有这些说明也都可以适用于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成员国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数据, 因为这些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趋势。

在分析净流入和流出时, 需要注意的是2004年之后, 两个流量指标几乎完全同步移动, 也就是说, 加入欧盟的年份带来了变化, 影响了资本流动。早期的流入量似乎明显高于流出量, 在2004年之后的数值又更高, 但是流入量的余额几乎不可察觉。在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影响略有延迟, 在2011年之后, 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是周期性浮动的; 然而, 在2016年, 两个类别都显示出异常高的数量和峰值。

图11、到匈牙利的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92-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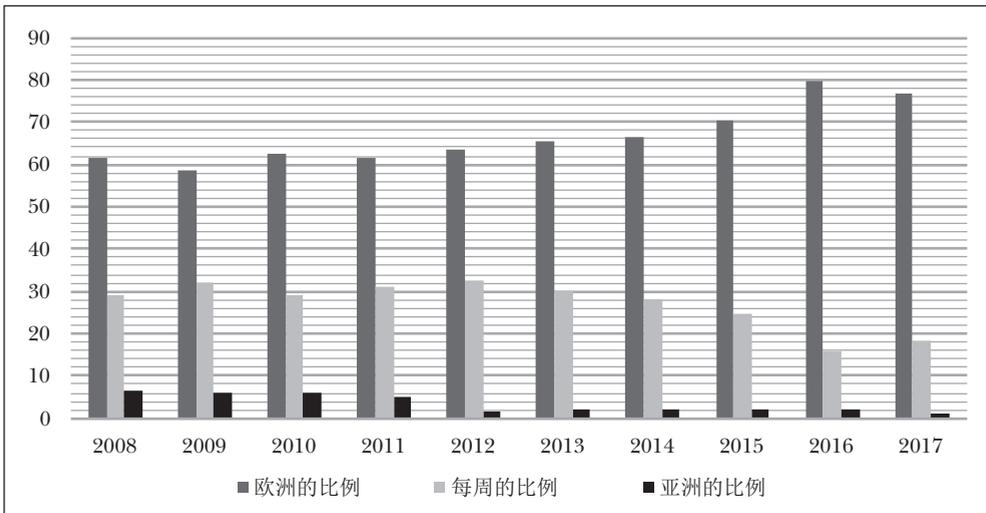


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就匈牙利在本地区的营运资金流动情况而言, 加入欧盟后, 从欧盟流入匈牙利的营运资本的比例高于本地区国家的平均水平 (Pintér, 2018)。这就导致在2008年和2011年之间, 由于欧盟相关的重大资本撤离, 所以匈牙利较高的风险敞

口也成为了损失。当然，后者也与当时达到高潮的经济危机有关，而且后来采取的不寻常的经济政策解决方案和适用于特定部门的附加税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应。无论如何，可以得出结论，匈牙利在资本流入方面与欧盟紧密相连。图12、显示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根据来源国的大陆分布。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在政治领域存在争议，有时甚至是敌对的关系，但是欧洲大陆的比例却稳步上升（这方面主要是欧盟成员国，以及瑞士发挥了作用），而美洲和亚洲还是呈下降趋势。

图12、匈牙利外国直接投资额存量根据来源国的大陆分布（%，2008-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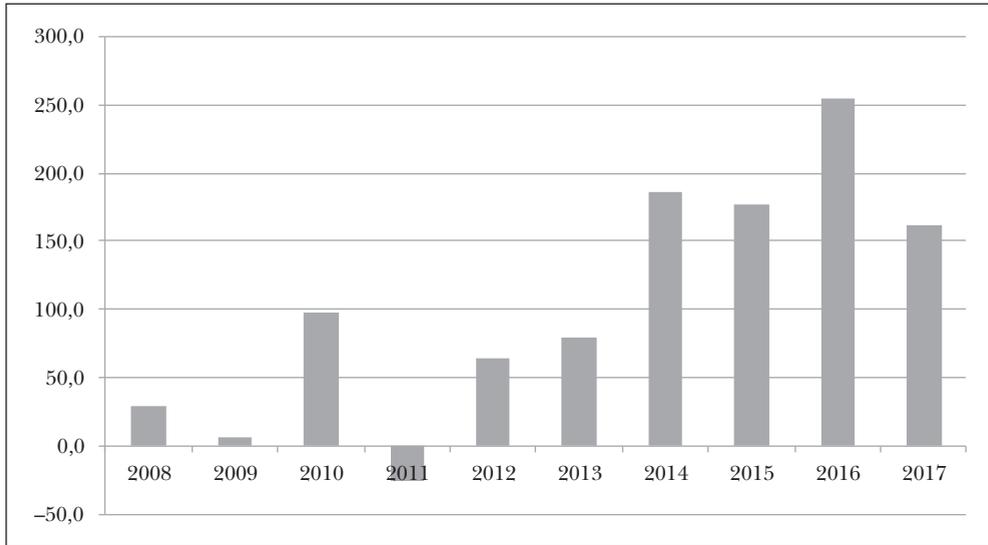
来源：根据匈牙利中央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我们必须提到，就如贸易关系那样，有必要在资本流动关系方面进行地域多样化。其原因是欧洲大陆占80%的份额，而且事实就是，全球经济增长中心不断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因此，美洲和亚洲应该获得更大的份额。由于匈牙利是欧盟成员，所以欧盟内部市场的资本最容易出现于匈牙利。同时，在形成的新经济和政治世界秩序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为基础的方案证明，资本流动的多样化是合理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工具可能是在综合性的“向东开放政策”范围内与中国建立和维持较紧密的关系。

尽管亚洲在这一时期亚洲的份额在下降，但是中国在匈牙利的直接投资额存量还是明显倾向于增长。这样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在我国资本存量中，以及外国资本中的份额都明显增加了。我们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将继续这样的发展。

在对外贸易关系和资本流动方面，匈牙利政治精英表示，需要与非欧盟地区建立更强，更加活跃的关系。有鉴于此，预计随着世界经济中心重组和再分配，交易的数量和规模主要在东方会增加，拉美关系也可能在“向南开放政策”范围内加强。

图13、中国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总额(净债务)(百万欧元, 2008-2017年)



来源: 根据匈牙利中央银行数据自行编辑

结论和展望

难以衡量加入欧盟后几年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根据大多数外贸经济指标, 匈牙利在九十年代初也并非是本地区内孤立的国家。如今, 与全球经济空间联系更密切, 其中欧盟成员国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匈牙利与欧盟的一体化不仅带来了经济影响, 又施加了社会和政治影响。我们根据对“一体化”这一词的最简单解释研究了匈牙利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欧盟服务于更大实体的完整性和发展的有机部分。目前看来, 无法以科学的彻底性来研究这项问题, 因为没有过足够的时间来对其进行判断,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陈述, 就外贸和资本流动指标而言, 欧盟在匈牙利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显著的。所有这些都是以高于一体化理论中设定的阈值的比率所证明。

近几十年匈牙利与其最重要的参考国家奥地利相比, 在相对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改善的事实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成果。遗憾的是, 虽然赶上了本地区任何时候最先进的国家, 但是所研究的几个国家当中, 匈牙利在人均类别方面都不是前三个国家之一, 其实在该时期初, 还是稳定地在其中第一的。具有严重社会和体制影响的指标趋势显示, 加入欧盟后与区域伙伴国家当然和竞争国家相比, 所发生的衰退后走出了低谷。

在西方文献中, 最有问题的数据之一肯定是与生活水平和本地区国家相比较大的匈牙利行政管理机构。相对于GDP来说最高的政府收入比率的证明可显示这个情况。然而, 接受事实和立场的条件下也必须指出, 经济理论和模式形成的一

个重要谜题是: 最后一次的, 规模类似于1929-1933的经济危机为什么没有造成普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纠正或更换?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爆炸之后的危机很快侵蚀了主张国家的积极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信任度, 但是在下一次大危机的影响下(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没有发生极简主义国家概念的放弃。在匈牙利, 在学术方法不变化的同时, 近几十年, 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些重大创新。以上的事实是其一项成果。而外贸和资本流动指标指向过度的片面性。地缘政治考虑和多元化的压力要求建立一种更加多样化的结构。这当然可以作进一步争论的原因。

中国在直接投资量中在增长的作用, 近年来积累的外贸余额, 更高的投资价值以及毫无疑问地以更加活跃的中央政府政策表明, 进一步具体创新有可能作为重组匈牙利公共财政模式的内在元素被纳入匈牙利体系中。非常活跃的匈牙利中央银行可视为是其支持者, 而且将人口问题置于中心位置也会起到进一步的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 Ágh Attila (2012): Demokráciakutatás a politikai és közpolitikai elemzés keresztútján: a demokráciák minősége és teljesítőképessége. *Politikatudományi Szemle*, 21. évf., 2. sz., 55–72.
- 阿格·奥迪拉(2012年)《处于政治和公共政治分析交叉处的民主研究: 民主的质量和和能力》匈牙利《政治科学评论》21(2): 55-72
- Bache, Ian – Bulmer, Simon – George, Stephen – Parker, Owen (2011):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伊恩·巴赫、西蒙·布尔梅尔、史蒂芬·乔治、欧文·帕克(2011年)《在欧盟以内的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 Balázs Péter (2003): *Európai egyesülés és modernizáció*. Osiris Kiadó, Budapest. 鲍拉日·彼得(2003年)《欧洲的统一和现代化》匈牙利奥西里斯出版社, 布达佩斯
- Bogár László (2006): *Magyarország és a globalizáció*. Osiris Kiadó, Budapest. 博加尔·拉斯洛(2006年)《匈牙利和全球化》匈牙利奥西里斯出版社, 布达佩斯
- György László (2017): *Egyensúlyteremtés. A gazdaságpolitika missziója*. Századvég Kiadó, Budapest. 哲尔吉·拉斯洛(2017年)《创造平衡. 经济政策的使命》匈牙利世纪末出版社, 布达佩斯
- Hettyey András (2018): „A magyar pozíció teljes körű érvényesítésére nincs esély”. Magyarország európai uniós csatlakozási tárgyalásai és a német külpolitika. *Külügyi Szemle*, 17. évf., 1. sz., 30–47. 海杰伊·安德拉什(2018年)《没有机会彻底执行匈牙利的立场. 匈牙利加入欧盟的谈判和德国外交》匈牙利《外交评论杂志》17(1): 30-47
- IMF (201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十月份
- Kolozsi, Pál Péter – Lentner, Csaba – Parragh, Bianka (2018): The Pillars of a New State Management Model in Hungary. *Polgári Szemle / Civic Review*, Vol. 14, Special Issue, 12–34, <https://doi.org/10.24307/psz.2018.0402>. 科罗日·帕尔·彼得、伦特奈尔·乔巴、保劳格·比安卡(2018年)《匈牙利公共财政改革和国家模式转变》匈牙利《公民评论》杂志14(特刊): 12-34.

- Lentner Csaba (2016): *Rendszerváltás és pénzügypolitika. Tények és tévhitek*.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伦特奈尔·乔巴(2016年)《政治制度转变和金融政策。事实与谬见》匈牙利奥考戴米奥出版社, 布达佩斯
- Losoncz Miklós (2011): *Az Európai Unió, Rómától Budapestig*. Tri-Mester, Tatabánya. 洛雄茨·米克洛什(2011年)《欧盟 - 从罗马到布达佩斯》匈牙利特利-迈斯泰尔出版社, 陶陶巴尼奥镇
- Matolcsy György – Palotai Dániel (2018): A magyar modell: A válságkezelés magyar receptje a mediterrán út tükrében. *Hitelintézeti Szemle*, 17. évf., 2. sz., 5–42., <https://doi.org/10.25201/hsz.17.2.542>. 毛托尔奇·捷尔吉·保洛陶伊·丹尼尔(2018年)《从地中海沿岸国家方法的角度分析匈牙利危机管理》匈牙利《金融与经济评论》杂志 17(2): 5-42
- Oblath Gábor (2014): Gazdasági instabilitás és regionális lemaradás – Magyarország esete. *Külgazdaság*, 58. évf., 5–6. sz., 5–42. 欧布拉特·加博尔(2014年)《经济不稳定和区域滞后 - 分析匈牙利的案例》匈牙利《外贸杂志》58(5-6): 5-42
- Palánkai Tibor (2010): Az integráció mérésének lehetőségei. *Közgazdaság*, 5. évf., 4. sz., 47–72. 鲍兰考伊·蒂博尔(2010年)《可能用于测量一体化的方法》匈牙利《经济学杂志》5(4): 47-72
- Palánkai Tibor – Kengyel Ákos – Kutasi Gábor – Benczes István – Nagy Sándor Gyula (2011): *A globális és regionális integráció gazdaságtana*.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鲍兰考伊·蒂博尔、肯杰尔·阿克什·库陶什·加博尔、本采什·伊什特万、纳吉·山多尔·久洛(2011年)《全球和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学》匈牙利奥考戴米奥出版社, 布达佩斯
- Pintér Tibor (2018): The Integration of Hunga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Economic Aspects. *Polgári Szemle/Civic Review*, Vol. 13, No. 1, 165–183., <https://doi.org/10.24307/psz.2018.0411>. 平泰尔·蒂博尔(2018年)《匈牙利融入欧盟的过程。经济角度》匈牙利《公民评论》杂志 13(1): 165-183
- Somogyi Ferenc (2015): *Tigrislovaglás, avagy a globalitás áfiuma ellen való orvosság*. Kairosz Kiadó, Budapest. 肖莫吉·费伦茨(2015年)《骑上虎, 即反对全球化的办法》匈牙利凯洛斯出版社, 布达佩斯
- Tatay Tibor (2017): Közgazdasági elméletek és gazdaságpolitikai alternatívák. *Új Magyar Közigazgatás*, 10. évf., Különszám, 57–62. 陶陶伊·蒂博尔(2017年)《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选择》匈牙利《新行政杂志》10(特刊):57-62
- Tomka Béla (2011): *Gazdasági növekedés, fogyasztás és életminőség*.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托姆卡·贝拉(2011年)《经济增长、消费和生活质量》匈牙利奥考戴米奥出版社, 布达佩斯